

歡文欣賞

時光

□馮驥才

一歲將盡，便進入一種此間特有的情氛中。平日裡奔波忙碌，只覺得時間的緊迫，很難感受到時光的存在。時間屬於現實，時光屬於人生。然而到了年終時分，時光的感覺乍然出現。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後邊追它，卻始終抓不到它飄舞的衣袂。它飛也似的向著年的終點扎去。等到你真的將它超越，年已經過去，那一大片時光便留在過往不復的歲月裡了。

今晚突然停電，摸黑點起蠟燭。燭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寧靜地浮在漆黑的空間裡；室內無風，這光之花苞便分外優雅與美麗；些許的光散佈開來，依稀地勾勒出周邊的事物。沒有電就沒有音樂相伴，但我有比音樂更好的伴侶——思考。

可是對於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眾。比如大眾俗語中，把臨近年終這幾天稱做年根兒，多麼真切和形象！它叫我們頓時發覺，一棵本來是綠意盈盈的歲月之樹，已被我們消耗殆盡，只剩下黑黢黢的根。時光竟然這樣的緊迫、拮据與深濃……

一下子，一年裡經歷過的種種事物的影像全都重疊地堆在眼前。不管這些事情怎樣龐雜與艱辛，無奈與突兀。我更真切地感到自己的足痕。從春天落英繽紛的京都退藏到冬日小雨的雅典德爾菲遺址；從重慶荒蕪的紅衛兵墓到津南那條神奇的蛤蚧堤；從一個會場到另一個會場，一個活動到另一個活動中；究竟哪一些足跡至今清晰猶在，哪一些足跡雖蒼模糊甚至早被時光乾乾淨淨一抹而去？

我瞪著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勁看去。就在燭光散佈的盡頭，忽然看到一雙眼睛正直視著我。目光冷峻銳利，逼視而來。這原是我放在那裡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卻變得分外有力。它何以穿過夜的濃霧，穿過漫長的八百年，銳不可當、拷問似的直視著任何敢於朝他瞧上一眼的人？顯然，是由於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間雕工傳神的本領、非凡的才氣；他還把一種陽剛正氣和直逼邪惡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無名雕工早已無蹤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卻保存下來。

在這裡，時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嗎？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種子裡；詩人離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詩句裡。

時光對於人，其實就是生命的過程。當生命走到終點，不一定消失得有痕跡，有時它還會轉化為另一種形態存在或再生。母與子的生命的轉換，不就在延續著整個人類嗎？再造生命，才是最偉大的生命奇蹟。而此中，藝術家們應是最幸福的一種。惟有他們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個新的生命。小說家再造的是代代相傳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們那個可以聽到的迷人而永在的靈魂。

此刻，我的眸子閃閃發亮，視野開闊，房間裡的一切藝術珍品都一點點地呈現。它們不是被燭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覺醒的心智召喚出來的。

其實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跡，應是書桌下邊，水泥的地面上那兩個被自己的雙足磨成的淺坑。我的時光只有被安頓在這裡，它才不會消失，而被我轉化成一個個獨異又鮮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裡把多少時光拋入塵囂，或是支付給種種一閃即逝的虛幻的社會場景。甚至有時屬於自己的時光反成了別人的恩賜。檢閱一下自己創造的人物吧，掂量他們的壽命有多長。藝術家的生命是用他藝術的生命計量的。每個藝術家都有可能達到永恆，放棄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

迎面那宋代天王瞪著我，等我回答。我無言以對，尷尬到了自感狼狽。忽然，電來了，燈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換天地。剛才那片幽闊深遠的思想世界頓時不在，惟有燭火空自燃燒，顯得更多餘。再看那宋代的帝王像，在燈光裡彷彿換了一個神氣，不再那樣咄咄逼人了。

華夏風情

冬至的習俗

冬至是我國古代一個很重要的節氣，時間在每年公曆的12月22日或23日，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長的一天。過了冬至，各地氣候都將進入最寒冷的時節。因此，人們常把冬至作為寒冷時節到來的標誌。

俗話說：「冬至大似年」。在古代，冬至節非常重要，人們一直是把冬至當作另一個新年來過的。先秦時，每逢冬至，君主們都不過問國家大事，而要聽五天音樂，百姓們也可不事生產，而在家盡情玩樂。漢代以後，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冬至節這一天都是很熱鬧的。

從冬至起，白晝逐日加長，黑夜一天天縮短。晝陽夜陰，天陽地陰。中國古代禮天崇陽，因此，冬至日祭天是歷代統治者都很重視的活動，是一項國家大典。到了這一天，「太廟行薦黍之典，朝廷命宰執祀於圓丘。」（《夢梁錄》）祭天前皇帝要先行齋戒。冬至時，到皇城南郊圓丘祭天，祭天的儀式很隆重，也很繁瑣。皇帝只是按照禮儀官的引導完成早已熟悉的規定動作。冬至日的朝會也很熱鬧。百官和外藩使者都要參加這隆重的朝會。屆時，文武官員要整齊地排列在殿中，宋時俗稱「排冬儀」。皇帝駕臨前殿，接受朝賀，其儀式和元旦時一樣。《漢書》說：「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

古人認為，過了冬至，白晝一天比一天長，陽氣上升，是一個吉日，所以值得慶賀。《後漢書》、《晉書》等史籍都有冬至日賀冬的記載。到唐宋時，這一習俗尤為盛行。「十一月冬至，京師最重此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關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東京夢華錄》）「最是冬至歲節，土庶所重，官放關撲，慶賀往來，及舉相相慶，祭享宗廟，加於常節。」（《夢梁錄》）到了這一天，車馬喧嘩，街巷擁擠，行人往來不絕。「獄祀城隍諸廟，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內，店肆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明清之際雖一度廢止，但清代以後直到近世，民間仍有冬至節之俗。

冬至節賀冬，最具特色的是「履長」與「隆師」。所謂履長，是指晚輩禮拜尊長，尤指兒媳獻履獻歲。冬至日的禮拜尊長不同於居常的昏定晨省，一定要鋪排家宴，向父母尊長行禮。此外就是媳婦給公公婆婆獻履獻歲，這正是「履長」的本義。這種儀俗在魏晉時已形成了。

精彩人生

戴愛蓮在中國舞蹈界享有最高的聲譽

大約在我11歲時，母親從英國給我帶來了一本雜誌《舞蹈時代》，裡面集中評論了兩位世界著名的芭蕾舞藝術家，一位是安東·道林，一位是阿里西婭·瑪科娃。我對他們非常崇拜，就寫信給他們，向他們索要簽名照片作為留念。他們不僅滿足了我的要求，並且還答應我到他們的工作室學習芭蕾舞。我高興極了！1930年，母親帶上我和姐姐坐上海船，歷經顛簸到達了英國的首都倫敦，開始了師從道林的異國學藝生涯。

當時的英國，跳芭蕾舞的都是白人，不像現在，什麼膚色的人都有。我是華人，學芭蕾舞比較晚，加上個子矮，進不了芭蕾舞團。道林就經常鼓勵我。上安東·道林的芭蕾舞課，完全是一種享受！他的組合那麼富於樂感，那麼舒暢，毫無苦澀可言。在他那裡學習，我有了區分教員好與差的能力。

後來我得知，練習芭蕾舞應該每天堅持。於是我又去了瑪麗·蘭伯特和克拉斯克萊恩芭蕾舞學校，在那裡受到了世界級大師的悉心教導，也遇到了日後大名鼎鼎的芭蕾舞藝術家、大編導和舞蹈評論家。1932年，我第一次在英國登台表演，在場面宏偉的歌劇《海華沙之歌》中擔任群舞。

我在英國將古典芭蕾舞可學的東西差不多都學到了，但這並不令我滿足。這時我看到了現代舞蹈家瑪麗·魏格曼的演出，並且被現代舞深深地打動了。當時現代舞在英國尚屬於新生事物，而且它與芭蕾舞又是相互輕視、相互對立的，我是學芭蕾舞的，因此有人對我有敵意，可我是為了多學些東西，故此依舊去上她的課。爭強好勝不服人的脾氣使我自編的《進行曲》表演得很成功。但後來還是因為觀念問題，老師不希望我再來上課了，把我開除了！但我還希望積累現代舞的經驗，於是我又申請加入了恩斯特·洛姆·伯克舞蹈團，在那裡我做了差不多兩年時間的獨舞演員。

1936年，父親破產了，生活變得十分拮据，但我懷著對舞蹈的滿腔熱愛還是留在英國了。父親的資助只夠付房租的，這逼迫我必須經常「打工」才能養活自己。為了生計，我打掃衛生、在電影裡「跑龍套」、做服裝模特兒等，什麼都幹。這期間也結交了許多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在這些藝術家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得以經常享受免費觀摩繪畫、聽大師級的音樂會、觀看高水平的芭蕾舞演出的待遇，這一切對我

戴愛蓮的異國情緣

提高藝術修養都是大有益處的。雖然那時我們很窮，但人們精神很愉快，過著貧困而充實的藝術家生活。

兩周戀情影響一生

1939年夏天，我通過了尤斯的考試，進入了位於達亨頓莊園的尤斯-雷德學校，開始了在那裡繁忙的學習生活。在那裡我遇到生命中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威利·蘇考普。

威利·蘇考普是奧地利人，當時他被邀到達亨頓訪問三個月，從事雕塑創作。我認識威利，是在參觀他的工作室的時候。他是單身漢，自己不開伙，只在學校的餐廳就餐，我們也在那裡時常碰面。由於我們兩個人的思想、經歷有很多共同之處，那時候我正好沒找到工作，個人生計沒有著落，威利表達了想為我雕塑的願望，但他說他是窮藝術家，沒有經濟條件請我，我說：「我不是為了賺錢做事情的，只要有地方住、能自己做饭，就滿足了。」於是我們就住在一起了。他的工作室裡恰巧有個墊子，我就將就著睡在地板上。

威利·蘇考普的性格溫柔友善，可工作起來卻異常勤奮。我每天仔細觀察他是怎麼工作的。一天，他在創作的時候突然皺起眉頭，我於是問他怎麼了。他說：「世界大戰開始了，我的未婚妻西蒙在法國度假，我怕她因在法國回不來了！」那個時候我特別敬重他，希望他好，就盡量安慰他說，戰爭總會結束的。

星期天，我陪他到森林裡散步。遇到路上有水的地方，他怕我踩著水，就把我抱過去。走著走著，他忽然問我的生日是什麼時候，我回答是1916年5月10日，他告訴我他的未婚妻西蒙的生日是1917年5月10日。他已經訂婚了，因而對我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我也知道我們是相見恨晚了！

跟他在一起只有兩周的時間，但我感到非常舒暢，我不知道他對我的感受如何？反正我認識了這個人，也真的愛上了這個人！無奈威利已經承諾和西蒙結婚了，他要遵守諾言。

這段戀情發生在短短的兩周裡，卻影響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在努力忘記。然而我沒有忘記，我的悲劇也就在於此：我很想忘了他，但卻總也忘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地利的生活特別困難，威利的父親自殺了。有一次他給我寫信，說是生活狀況極差，向我求援。我當時已回國，並已和葉淺子結了婚，也沒有什麼有效的辦法。

1940年我認識了葉淺子。我看到了葉淺子的速寫作品，感覺他很有才華、很了不起，崇拜他的才華和能力。而且他又是進步人士、《今日中國》雜誌的負責人，與「保衛中國同盟」聯繫緊密……我覺得，這個人有這麼多的優點，我一定會愛上他！若能真正愛上他，我就能忘記了以往的一切。這是我的真實想法。

既然有了這樣的抉擇，我就要付出努力。首先應該讓地了解我的過去，這樣他才能更好地幫助我。但每當我提到威利的事情，葉淺子都不要聽，他認為那是我個人過去的私事。

兩次結婚兩次離婚

在與葉淺子共同生活的10年中，我總感到他不理解我。雖然他非常愛我，但我卻沒有像最初想像的那樣深深愛上他。在工作中，葉淺子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然而我們的心不



陳柏榮攝

珍稀動物白鱔豚

□施萍

1980年12月15日，中國發行了一套二枚的「白鱔豚」郵票，編號T57。白鱔豚亦稱「白鱈豚」、「淡水海豚」，哺乳綱，體長約2.5米，嘴長、有齒130枚，體背淡藍灰色，腹部白色。白鱔豚以魚類為食，棲息在洞庭湖及長江中下游一帶，錢塘江也有發現。冬季常三五成群，有時多至七八隻結伴暢游。白鱔豚的大腦、聲納系統和皮膚結構，在水生生物學、動物聲學、生物物理學、仿聲學和軍事科學上，都具有重要的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價值。白鱔豚是中國特產的珍稀動物，目前數量已很少，為國家一類保護動物。郵票第一枚（圖上）為「悠然自得」；第二枚是「環游潛底」。

郵手好閒



華夏風情

名人軼事

關肅霜最後一次演出

□張在雲

1992年，在昆明召開的第三屆藝術節上，根據文化部的明確指示，在3月3日藝術節的閉幕式上，雲南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關肅霜要領銜演出她的代表作——大型京劇舞蹈《水漫金山》作為壓軸戲。由於要更換演出舞台和時空，關肅霜提出演出水平要比過去大大提高一步，因此，她在兩個月前就帶領全團演職人員投入到緊張的排練之中，在每一次的單練、合練、走台和綽排時，她都從不缺席，更不用他人替代，處處以身作則，事必躬親。當時的雲南省京劇院副院長張樹勇看著這位老藝術家每次排練都一絲不苟，嚴肅認真，辛苦至極，便心疼地勸她說：「關老師，您太累了，走台您不必每次都參加。」關肅霜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不行，這是為藝術節排戲，大家都辛苦，100多號人參加排練，我這個當頭的不參加能說得過去嗎？」她就是這樣整天為藝術節操勞奔忙，全心全意地準備著這次重大的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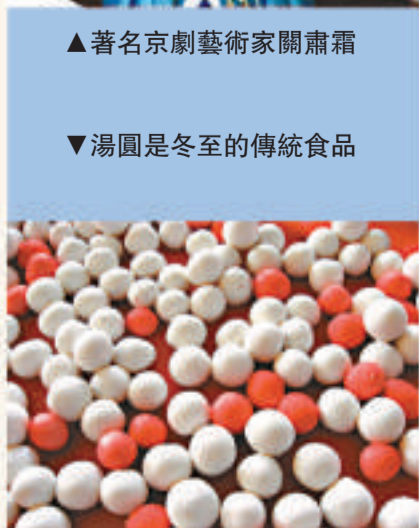
根據當時的不少報刊報道和筆者的回憶，在那年的3月3日晚上，整個春城華燈璀璨，滿街喜氣洋洋，人們沉浸在盛大節日的歡樂氣氛之中。昆明東風體育館裝飾一新，館內猶如歌舞的海洋，第三屆中國藝術節在此舉行閉幕演出。木鼓、銅鼓、鈴鼓、手鼓、象腳鼓、太陽鼓交替響響，組成了一支氣勢恢宏雄奇的鼓的交響曲。在此鼓樂聲中，180朵綠色「花童」從高原雲海中托起一輪太陽，隨著，劉長瑜、于魁智、虎美玲、刀美蘭、關貴敏、德德瑪、毛阿敏、姜昆、唐傑忠等名家紛紛登台獻藝，各自亮出了自己迷人、拿手的絕活。

最後，關肅霜領銜的大型京劇舞蹈《水漫金山》登場，精美絕倫的京劇藝術把數萬名觀眾帶入了一個神話的世界。只見她扮演的白娘子為著忠貞不渝的愛情，率領著眾水妖迎戰代表封建勢力的法海差來的天兵天將。眾水族揮舞的幾十面彩旗形成滾滾的波浪，以白娘子為軸心的五組演員同時出手表演，就像一朵盛開的梅花，五十桿花槍同時飛舞，往來穿梭，輝煌燦爛，光彩奪目。真是戲駕著彩，彩托著戲，戲與彩把演員與觀眾融成一片。演員演得盡情，觀眾看得盡興。但是，從關肅霜的亮相中，內行人還是看出了她已力不從心，顯出了疲態。是啊，她的確太累了，實在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然而，還沒等她卸裝，早有100多名演員和員工擁來要求與她合影，要求她簽名。她一一滿足人們的願望，直累得她精疲力盡，站立不穩，只好躺在長椅上請人幫她卸裝。

三天後，3月6日凌晨，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關肅霜終因勞累過度，得了心肌梗死一類的病而不幸與世長辭，《水漫金山》成為了她最後一次輝煌的演出和絕響，她為京劇事業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哉，賢人也！



著名京劇藝術家關肅霜



湯圓是冬至的傳統食品